

片
刻
餘
聞
集

片刻餘閒集卷二

新鄭

劉靖

原圃

一字暢亭

居官固貴清亦宜和平福之基也常見有清
介自持而不近人情者多無厚福偶舉在閩時所遇
兩人並觀之莊廉察令翼姜副使朝俊俱江蘓進士
同時為閩中郡守余皆隸其本屬操守之正均屬絲
毫不苟而莊公謙謹坦易凡事但求情理順正可行
則已從無苛刻搜求姜公則務以察察為明吹毛求
疵屬縣爰書非駁詰再四不肖定官吏受案牘繁擾

之苦犯証有奔走羈延之累甚至以疑成讞頗有冤獄其自顧辦事心力在莊公之上而論者皆以莊為大君子莊公由延平守陞延建邵監司姜久任建寧守於莊陞閩臬之後接陞其延建邵之缺品位未大懸殊然莊公休致家居耄年猶健子姪輩科第仕宦不絕而姜公丁艱歸五旬外即告殂二子皆困憊窮蹙無以自立此或清正而和平與不和平者之驗耶臺灣道承修戰船工程浩大其辦理巧拙不同而利害隨之所用工料有生鐵桐油二種此奉禁過海之

物臺灣行舖以此為奇貨承辦官貨本寬裕者於內地採辦油鐵時多為購買或於照票內加增餉數或竟於照票之外任意裝運海口廳汛見係軍工船料不敢過問帶至臺郡除正用外不發各舖戶代賣繳價官商俱可獲利乾隆元二年間臺道尹公性情拘謹亦乏貲囊於此二項工料不能多購以致辦理拮据工程遲延被叅負累其接任有予同姓者楚南衡湘間人前曾久任臺灣各邑令宦橐豐裕及俸滿回至內地又補華瞻劇邑後復為臺郡守陞臺灣道平

日外示朴誠而中多機巧工於營運遂將油鐵二項
廣購多發取利無窮再船料錠舵兩項係於臺郡各
邑山中設廠採辦每處有軍工匠頭一人盤踞深山
恃符生事頗有漁民射利之處此公則曲為寬徇以
便將應發工料銀兩扣減其數而一切擡運各木之
費暨匠役等山中食米又往往就近取用於各邑令
省費既多成功亦易向來承修戰艘各監司用法之
精受益之厚以此公為第一公本寒素今掛冠歸聞
其家貲約十萬云此臺灣道辦理船工巧拙利害之

大略也

彰化縣水沙連社產土茶枝葉粗硬味帶土腥惟小兒痘疹不出用之神效予昔為邑令臨行談社通事土官持數百觔以贈予嫌其繁重留十分之一二及渡海抵福州正值痘疹盛行登門求索者應接不暇又數年丁艱歸尚餘少許傳聞里中爭相索取得些微如至寶而已罄竭無餘矣

漳州木棉菴距府治二十里臨道旁有石碑二一刻宋鄭虎臣誅賈似道於此大書十字一刻七絕一首

當年悞國豈堪論竄逐避方曝日奔詎料虎臣成勁
節木棉千古一碑存字係行書筆法亦秀勁可愛又
菴之上有村亦臨道旁村前亦有二碑碑文頗長係
細字漸剝蝕不及摹閱余向由閩中奉委借賑穀於
粵東潮郡路過其地見之

余家廳院之北有半畝園建書屋數間前有正室三
楹先君顏曰無倦堂正室之後環以曲廊鑿池其
下池外修竹數竿板橋石徑頗為幽折予少時讀書
其中晦明風雨即景怡情其時方解作韻語率意漫

成不可言詩多隨手棄去偶掄故篋猶有存者秋日
雜言二首野趣閑情頗自如涼天風景倍踈踈喜無
塵事來荒徑剩有香烟繞靜廬水取秋潭烹細茗窓
分夜月掄新書一聲鶴唳松陰外頓覺浮情盡是虛
夜半悠然物外心重門淩閉一園深空庭朗月宜長
嘯暗室孤燈可細吟蕭瑟風聲和露氣參差欄影雜
花陰聽殘漏鼓頻頻下幽意相牽懶就衾雨後羣花
盛開戲成一首主人僻性遠塵埃半畝秋花手自栽
早待西風成好會更憑新雨作良媒倚欄笑態迎人

面繞座嬌容媚酒杯一枕羅幃明月夜津津香沁夢
中來長夏喜雨二首靄隤陰雲繞舍伍紛紛白雨正
淒迷點開石徑新顏色濯盡籬根舊土泥鳥為遠窠
停竹牖魚乘漲水到花畦偶逢簑笠人相問為道青
郊恰一犁雨止雲收遣興長沁人土氣有清香聲餘
恍滴垂垂露水積疑開處處塘得向伏中邀暫爽免
從扇底丐微涼泠然夢覺三更後窻月平添一倍光
又春時有親黨善飲者留住齋中一日出飲郊外戲
贈曰欸欸東風淡淡烟携壺遠步杏花天小亭坐待

斜陽盡應有人扶醉客還一日與友人共酌廊下友
賦詩云醉到日沉碧沼中應知酒滿笑顏紅予續云
留君稍向廊前待池有月明竹有風此少年家居樂
事數十年來風塵况瘁回憶當時風味恍如夢境其
園中規模亦大半更易惟無倦堂仍舊老竹數竿尚
存耳

甲子春余丁艱里居時邑宰汪公

昌國

調簡密縣尚

寓邑中偶遇於友人齋望而知為讀書守道君子自
後時相過從其學淹博風雅而人亦醇靜廉謹蓋文

人循吏兼而有之抵密任未久以母憂歸歸而服未
闋輒卒殊可惋惜余嘗以所刻封禁山紀事及武夷
巖茗山誌持贈賦詩相答今錄其詩併後幅題詞以
誌不忘汪宣城人壬戌進士

人謂宦遊人塵緣慳林壑我謂宦遊人溪山易領
略昔有謝宣城山行與水行至今吾鄉兒拊膝談
隻旌又有西都守歐謝聯為友朝餐潁陽雪暮飲
龍門酒君是吳立夫素性耽奇絕誓欲涉天庭方
許稱人傑飛鳧塵閩疆閩疆山水長望洋引窮髮

仰止親扶桑奉檄巡封禁虎豹蛟龍遁舉筆述所
過並不遺尺寸因而搜宦橐賸得山水冊便當洪
炬土便作公紀石溪山譜我琴烟霞隨我鶴琴鶴
跡來予圖書列度閣貽我封禁文流覽侵氤氲幽
美相映發奇僻未前聞縱有碩長康繪畫不能真
亦有董北苑得意莫盡神貽我武夷誌更兼武夷
茗煮茗批其圖髣髴窮溟滓窵甌起波濤几席抽
雲霏沆瀣口中餐層峦眼中飛清風生肘腋濔濔
來心思不數羊元居翠屏羅槃匝我本堪巖住悞

入風塵路一載沉簿書絕少林泉趣君以許椽具
贈我少文臥却詵塵土除淵明荆棘破雲海盪吾
胸一覽一感荷 甲子春夏之交偶離簿書塊然
鷦寄先生牧閩歸辱賜封禁山紀事文尋復惠我
武夷誌書並其山茗因烹啜覽觀几案間千巖萬
壑雲興霞蔚輒翻然有濠濮間想用長吟以謝

景州李露園

基搗

幼有神童之譽年十四登康熙甲

午賢書需次縣令選期以逾以親老辭不就迨椿萱
並逝營葬已畢猶不肖捧檄行家本世胄田園稍可

自給三徑松菊一室圖史日吟咏坐卧其間詩有中
晚風格觸手成章雖尋常應酬亦無一率意語書法
蒼秀圓勁與 本朝王吏部箚林相伯仲其為人醇
謹和易言笑不苟可謂聲律身度余借補景郡一載
餘造廬相訪訂為世外交亦時過余署齋流連茶話
受益良多生平宦跡所至遇地方紳士中高人正士
畏友良朋以此君為第一先後贈余數詩及贈畫題
詞雖未盡所長然吉光片羽存之如長對知己云其
初相見詩曰朱霞綺散廣川明攬轡今來洛下英愛

看兒童騎竹馬曾聞海嶠化長鯨曾任臺灣雪融官閣梅

香細風靜花村燕語輕知有賜租明詔在不妨

政拙署陽城祝余生辰詩曰村村花柳午風輕秋入

豐年氣更清舉酒亭邊蘇太守通神歌裏東先生春不

雨公虔禱立沛偕州鳴鑾佇聽春風動明年春天子東巡

駐蹕於景露冕應傳帝命榮河內可容還借寇羔羊珍

重一稱觥余曾贈以硯滴賦詩以答曰活計殊酸寒

窮年守一硯高似孫詩書生活計殊酸寒斷磚半瓦寧求備顏髻已蒼浪名

不出里閭飲射厠末行劉侯獨青盱侯本名家子奕

葉垂文獻斐几列敦彝匡床羅鼎鼐垂簾吏散餘把
弄渾忘倦貽我一硯滴土花鬱凌亂見說玉蟾蜍襄
陽最賞玩靈龜負地形妙製垂兩漢古人一製作取
象應非漫茲器更精良想像玄都觀製作桃形花葉紛敷曾聞
安期生灑墨成桃瓣投贈最深情報稱空顏汗垂露
與簪花懸推兩不辨剩欲什襲藏購彼天孫段寧比
黃琉璃一府競傳看其所贈畫寫老人坐長松下題
曰其貌古其神腴雅抱今古富知非山澤臞昔聞顧
長康邱壑置幼輿夫寫諸葛必於隆中貌太傅定在

池上倘圖其端委廟堂觀者當胡盧敬以質我暢亭
先生先生應曰俞

常熟陳見復先生

祖范

雍正癸卯

恩科鄉會聯捷

未應

殿試歸從此入山著書負笈相從者皆四方

名士吳中當事以博學宏詞薦不就後奉命舉經

學館閣諸公

奏其名復以所著經義進

呈欽

賜國子監司業拜

命於家終未出余嘗於友人案

頭見其雨後長句一篇寫深山雨過澗壑流水聲情

如繪錄之可作畫圖觀

空山喧逐兩耳驚風聲雨聲澗瀑聲旣而風定雨
亦霽獨有澗瀑轟轟怒不平褰裳赤脚尋其源其
源杳無處但見深叢暗壁散漫來穿土絡石縈紆
去滙為一途勢乃張疑是白帝子化蛇當道旁劉
季雄劍砍不斷任他蜿蜒赴壑萬仞長遠而望含
光宵練難為狀近而顧前馳皓蜺從白鷺其盛也
殷雷批巖轉石萬谷隕其殺也漱玉佩環鏘鳴聲
錄續江濤移肉木未觀松風寫入流泉曲山峩峩
水湯湯伯牙琴絃今未亡為君鼓之一再行

閩省內地海外內係九府一州後改福寧直隸州為
府永春龍巖二縣為直隸州則十府二州也余官閩
前後十六載歷任所到者內地則福州興化泉州漳
州延平建寧福寧七府永春一州又渡海至臺灣共
歷八府一州所未到者邵武汀州二府龍巖一州耳
各府州屬內如福州府之侯官縣併本府理事同知
興化府之莆田縣泉州府之安溪縣漳州府之南靖
縣延平府之南平縣建寧府之崇安縣臺灣府之彰
化縣福寧府之福安縣永春州併所屬之德化縣皆

正署任內所歷之地此外如福州府之閩縣福清連江羅源等縣興化府之仙遊縣泉州府之晉江南安惠安同安等縣漳州府之龍溪漳浦詔安等縣延平府之尤溪縣建寧府之建安甌寧建陽浦城等縣福寧府之霞浦寧德二縣臺灣府之臺灣諸羅二縣或附省附府往來寄寓或奉委辦公或道路經由皆親至其縣治與其署中而窺熟者則閩縣晉江建安甌寧建陽臺灣諸羅各縣再如福州府之長樂古田閩清三縣延平府之順昌沙縣二縣皆因辦公與路過

歷其境界而未嘗至其縣治其未到者只福州府之永福屏南二縣漳州府之海澄長泰平和三縣延平府之將樂永安二縣建寧府之松溪政和二縣福寧府之福鼎壽寧二縣臺灣府之鳳山一縣永春州之大田一縣龍巖州之漳平寧洋二縣而已然雖未至之地而風土人情皆所熟悉即邵汀龍三府州所未經一到其境者亦多得於同官之口見諸公牘之內一切吏治民風無不悉其大略全省情形盡在胸中每一回首猶切舊遊之感云

先伯淮徐觀察在園公廷璣詩思清逸往往有新雋

出塵之句所刻葛莊介體詩鈔風行海內論者多引唐人自是君身有仙骨之句為贊捐館後二十餘年伯之四孫永鑑聞之李員外延紳云向在口外于役時暇與諸同人扶乩請仙賦殘燭詩傾刻而成求留名則在園劉公也尚記中一聯云桃李園中人散後海棠夢裏夜深時可謂清切超逸但塞外荒遠恐未必神遊其地耳

從姊適張門者先伯觀察公第三女也幼隨觀

察公讀書袁浦署中稍長工詩賦才思清肅有父風

詩不多見雍正癸卯夏予晤姊丈張淵度函於袁浦

淵度時為淮安鹽運分司以公務往來淮揚道上病

卧舟中適接姊所寄家書併七律一首出以示予猶

記中二聯云八口相依惟五斗一身須念重千鈞室

中休訝如鳩婦門外從無題鳳人淵度前室生有子已長成矣後

二十餘年子宮幾東與苙姪永鑑時相見蓋姊之胞

姪也每談及姊生平諸詩永鑑偶於故帙中檢得秋

夜迴文詩一首傷心獨月伴庭前句痛題哀悲展箋

腸斷日空書咄咄黛顰時集恨綿綿香殘怨思秋生
倦燭盡愁深夜懶眠粧卸喚催喚婢劣黃花對語不
儂憐此乃痛觀察公所作也姊有婢蘇月兒亦能詩
隨嫁於張初合卺時見淵度不工文翰竊吟短章有
還疑畫眉客果否姓張人之句張有家僮李姓者少
年俊品月兒屬意焉張亦許之越二三年未果行頗
懷怨望從姪永鉞亦姊之胞姪賦一詩寄淵度綉閣
鸞箋侍有時筭年二十已當期公門苑李曾相許莫
負能詩蘇月兒張得詩即為成婚

雍正七年己酉夏四月奉 命以現在 欽差福建

會審案件少宰史公 貽直 會同制軍高公 其倬 撫軍

劉公 世明 將閩省知府以下知縣以上各官按名甄

別分為優次平劣四等優者遇缺 題陞次者酌量

陞調平者照常供職時加考察劣者即行罷黜時余

到閩未及一載以試用令署泉州府之安溪縣列為

次等其優等分為二班以知府同知直隸州知州通

判為一班知縣為一班每班各取十人一時與其選

者聲望超拔有飛騰直上之意乾隆庚午長夏偶於

遵化署中回憶其盛衰存亡歷歷可數二十年間銷磨已盡求一始終順適者竟不可得人生快意之境常如流水行雲瞬息輒成夢幻矣二十人姓名籍貫併其升沉大略附記於左

興化府知府沈起元

江南太倉州人甄別之本年題陞汀漳道以星悞降調未補

歸為江寧書院掌教越七載起用江西糧道陞河南臬司直隸藩司

內召補光祿寺卿星悞寓京邸貢病歸里

歸里

泉州府知府劉而位

山西汾州府人甄別之本年陞興泉道未一載以病歸越十餘

年補四川鹽驛道調簡補松茂道又調簡補永寧道卒於蜀

汀州府知府章廷楷

浙江紹興府人甄別之次年陞汀漳道

府被叅審擬開復補山西同知陞福建寧府知府復被叅審追羈候日久至今未結

福州府海防同知李錫爵

江南徐州人甄別之次年陞

署福州府理事同知張良弼

陝西西安府人甄別之次年陞汀州府知府旋

回原任候缺另補自以本係武臣之子願改武職補督標叅將陞興化副將惠瘡卒於官

泉州府廈門同知張嗣昌

山西浮山縣人甄別之本年陞興化府知府調繁補

漳州府陞臺灣道俸滿引見補四川鹽驛道陞福建臬司藩司調廣東臬司自廣告病回籍調理

病痊赴部召見以京堂用在京候補以病卒於寓邸

漳州府海防同知王世臣

山西人甄別之次年卒於官

建寧府清軍同知任

煥

河南息縣人甄別之本年陞邵武府知府屢奉差辦

銅前後在任十餘年卒于官無子

福寧直隸州知州郭朝鼎

鑲紅旗人甄別之本年陞延平府知府調繁補泉州府陞

汀漳道署益道陞江蘇臬司叅茸住蘇數年貧無以賒卒于寓邸

候補通判尹士佺

山東濟寧州人甄別之本年題署臺灣府同知俸滿實授陞臺灣

府知府陞臺灣道俸滿引見補湖北安襄鄖道丁母憂因承辦臺灣戰舡遲悞被叅仍回閩省復過臺又回在省中丁父憂留滯數年未得歸卒於寓邸無子

侯官縣知縣蘇本潔

江南蘇州府人甄別之時已題陞福州府知府引見後蒞任

甫半載暴得痰疾數月不起委員協辦調簡補興化府在任五六年病終未愈卒于官無子

福清縣知縣楊一正

陝西武功縣人甄別之次年陞延平府知府調繁補漳州府兩

任未一年陞引光祿寺署正在署正

見降補主事又降補正任十餘年卒於京

連江縣知縣胡宗文

江西金谿縣人甄別之次年陞泉州府廈門同知越三年陞福

建糧道一年後被參審擬牽滯數載送部引見以江南同知用請終養驟卒於家

莆田縣知縣佟泌年

正藍旗人甄別之本年陞引見以旗員用未補越十餘年

貧病卒

晉江縣知縣唐孝本

江南武進縣人甄別之本年調臺灣府臺灣縣陞候開復題補

同安縣陞漳州府同知又陞江西撫州府知府被參審擬削籍疎

南安縣知縣王仕任

山東文登縣人甄別之次年陞汀州府知府調臺灣府俸滿引

見陞福建鹽道旋陞福建藩司福建撫軍被制軍與欽差御史前後參劾治罪發軍臺効力期滿又加三年貧病卒於塞外

龍溪縣知縣熊

琴

四川成都府人甄別之本年調臺灣府鳳山縣遭土番跳梁幾

被害參革住閩省數年引見未用歸家後因渡河水漲淹斃

浦城縣知縣張秉綸

江南徐州人甄別之本年陞福寧直隸州知州告病回籍調理

病痊補山西絳州直隸州被參審擬削籍歸

彰化縣知縣湯啟聲

江南江都縣人甄別之次年被參審擬開復未補遊幕各省老

病歸卒於家無子

福安縣知縣方士模

江南寶應縣人甄別之次年陞臺灣府澎湖通判未到任丁憂

服闋仍以縣令用補福建甌寧縣知縣行取未補卒于京

薦青山人李眉山

鎔

正黃旂漢軍湖廣總制

輝祖之

季子簪纓世胄性情恬淡不樂仕進卜居盤山之麓

三十餘年日以吟咏自怡杭州太守杜公

甲

為刻其

詩有曉巢前集後集二冊予曾見之友人案頭隨手

翻閱未及存記嘗往來烟郊之廣惠菴於雪亭和尚

齋壁見其七古一首蓋雪亭留宿菴中之作白木柴

車駕黃犢虛沙細漲通津曲海鷗時入鳬鷺羣野水

寒烟共栖宿纁黃殘日下空林雪師招手林亭陰謂

余得住且便住與子同看不住心觀此一詩而其幽靜閒雅之致亦大概可見矣

閩福安李少白

馨

雍正癸卯孝廉家貧餓居城隅足

跡不出門戶予臺灣俸滿後代庖福邑頗聞其名而未謀面也偶於邑人齋壁見所書聯筆法酷肖趙文敏圖章亦精雅即心異之邑中舊有三賢祠祀薛令之謝翱鄭虎臣三先生祠廢無存僅餘基址予謀與邑之人士欲重起之遂有以募緣疏引至者讀其文朗潤清逸風調韻黃山谷王龜齡記序諸作予驚喜

愛玩諷咏數過不忍釋手詢之則少白華也急思一
見為慰而高人踪跡不肯輕履公庭乃先往拜辭以
他出次日投刺至署略一叙談輒去時簿書庶庶亦
不獲再往迨新令至予以候代移駐公署旅况稍閑
造廬相訪其客座即讀書處雖矮屋三兩間而窓明
几淨掃地焚香架上牙籤鱗次更多抄本丹黃評隲
語皆精切韻雅對之塵心一清流連茶話不覺日移
花影數杆邑南郊外有天馬山山巔梵宇幽曠青松
環繞亭檻為一邑勝地予置酒邀與登臨共酌山靄

松濤間縱談古今一時意興頗豪而少白則蕭灑閒曠中猶餘恂謹之致德行文學可謂兼優予過臺時所選古文喜獵集自為序已數年矣其中字句未愜意者尚多至是求為更正之無異點鐵成金臨別贈予一詩自永春州丁艱跡里行李倥傯中不知何時遺去其所撰三賢祠疏引當時亦未錄存每以此二事為憾別後越二載見其選蜀之郫縣令又數年聞邸抄知以墨悞解組天涯知己魚雁難通玄度之思常在朗月清風下也

宋朝請郎劉自福寧人宦跡舟行江上遇風幾覆禱
神求護隱隱見火光舟向之得達岸登拜則漢霍光
祠也因請香火跡祀之於家每歲春秋流文祭之其
文曰昔安劉氏四海煌煌何以報之桓圭袞裳今安
劉氏降福穰穰何以報之朋酒瓊羊昔銘彝鼎今銘
肺腸昔繫天下今繫一鄉嗚呼繫四海者已矣繫一
鄉者殆千年而弗忘

天下境物詩文有記誦於數十年前而未歷其境未
解其意者一旦得之親見了然于心目間最為快事

幼讀吾鄉商邱宋太宰漫堂詩集所載遵化州一帶
題咏甚多蓋其太翁相國文康公曾為北平巡撫駐
劄於遵而太宰又嘗觀察通永遵為屬郡行部所至
吟興易發有馬上見新燕一絕云山徑逶迤繡碧苔
薊門煙樹望中開春風策馬苑花寺乍見嗟嗟燕子
來此少年讀之得意句也但不知苑花寺為何地及
予牧遵化初蒞任時由薊州東行二十里見有棟宇
高懸山半詢知即此寺近年建行宮于其右恭逢
聖駕展謁東陵駐驛於斯其地方雖屬薊轄而

行宮差務則遵化承辦予數年內屢辦此差在春月
尤多每供事山間於花香鳥語中未嘗不心憶前詩
口誦數過集中又載龍泉亭步文康二絕句云何限
低徊駐馬心方塘無復舊泉音蒼松怪石能相待內
夕空亭取次吟鼓櫂難酬醉月心張琴且為和松音
徵聞父老慙慙語還似先公擁鼻吟此詩未見文康
原唱且疑亭既以龍泉名而其泉何以舊有今無至
所謂蒼松怪石更無由見到遵後聞土人有呼水泉
亭者即龍泉亭也亭在城東北隅昔為文康宴遊之

地今泉水不能暢流僅貯方池一區上有小亭亭前
片石聳立旁列青松數株循池岸北行數武有舊屋
三楹現供 龍神屋之東簷下豐碑刻草書一絕云
流水高山知我心時來亭上聽泉音常留泛泛虛舟
在一任詞人醉客吟後書三協諸將吏置酒亭子上
與予言別醉而賦此梁園五愚權題權文康諱也此
蓋文康由北平撫軍入相時三屯協標員於此設餞
耳前二絕即步此韻其西簷下朱竹垞先生隸書石
碑題曰宋中丞燕客處又西側立一碑刻太宰七古

一首亦步文康別題泉亭之韻再 龍神廟之西有

廣廈平臺後有小屋數間小石洞一亦當年舊地詢
之故老據言此泉昔日清波滾滾流周於隍康熙十
八年地震水涸斷流越數年泉復湧出較前水勢稍
減予因憶太宰步韻二首內方塘無復舊泉音豎鼓
櫂難酬醉月心等句必其過此時正值水涸未復時
也而松與石一一在望每至其地低徊流連曾口占
一絕云眼前怪石與蒼松原在平生案上供四十年
前曾讀句二千里外得相逢再太宰撫吳時所刻滄

浪亭集有盤山拙菴和尚見訪留住滄浪亭詩云青
溝闢就老烟霞瓢笠相過道路賒携得一瓶豆苗菜
來看三月牡丹花因緣大事公能了潦倒麤官我自
嗟好向滄浪亭子上梅檀香裏奉袈裟此亦當時熟
誦不忘者惟青溝何地與拙菴為何如僧無從察知
豆苗菜未經聞見亦皆於官遵化得之遵與薊接壤
盤山在薊州西北三十里頻年 鑒興行幸此山予
協辦 行宮道謁各項差務寓山中訪拙菴遺跡乃
知青溝其結茅之所僧高人也 能詩與太宰併王阮

亭先生交好唱和最多豆苗菜產茲山採以三月味清甘生熟食俱可乾者佐烹調入羹湯亦佳凡此皆平昔疑擬未釋至是盡悉其故可謂宦途中之遇合而情事在流俗外者也

盤山誌十卷補遺三卷青溝釋拙菴

智朴

撰拙菴既

嫻文翰又得阮亭司寇竹垞太史兩名手為之討論

考訂故其書頗可觀可與廬山釋心壁

超淵

所撰秀

峰寺誌並傳二公之詩亦無着天親也拙菴姓張氏徐州人康熙年間曾遊雲南中吳逆偽榜進士仕至

偽監司吳逆誅夷後遂薙髮為僧隱盤山其妻子踪
跡至薊不與相見乃斷絕往來觀新城贈詩有云丈
夫一事公無讓未許尋常將相能或亦稔其出處耶
方樂只太守 邦基 杭州人以雍正庚戌進士發閩補
用初任閩清令調臺灣之鳳山俸滿丁憂回籍 題
明服闋仍赴閩候陞後補臺灣海防司馬俸將滿因
公掛悞回至內地開復後 題請陞署臺郡守往來
重洋五六次視乘風破浪如等閑及期滿當實授渡
臺赴京已過大洋將抵內港遭風觸礁石舟破覆沒

撈獲身屍寄示其子扶襯以歸。恩恤贈蔭論者或
言大海風濤以身嘗試一之為甚豈可久歷其境。公
之冒險頻往未免急功名而薄性命然其生平持
身居官誠謹和厚一言不爽一私不存兩番去臺後
臺民每歲於其生辰演劇慶祝見者皆下拜閩浙制
軍題擢臺守疏內稱其端嚴律已慈惠宜民可謂
字字穩切且世路交誼古道熱腸為人謀而忠與朋
友交而信庶幾無愧德行若此而不得其死天之報
施善人果安在哉

戚武毅公

繼光

工詩兼善書明神宗時以左都督鎮

守薊永山海等處先為閩浙江廣總戎余昔為崇安令曾於武夷宮見其題壁墨跡有他年覓取封侯印願向君王換此山之句後十餘年牧薊東之遵化蓋公當年往來駐防之所城內外數十里中行署僧室所見墨筆石刻不一其處遵之西北四十里外有湯泉寺寺內六角石幢一其三面刻湯泉圖又三面則公所撰重修湯泉記也行書細小年久多剝落不可盡讀寺院前門內壁上嵌砌舊碑載公絕句三首末

首云風塵已老塞門臣欲向君王乞此身一夜零霜
侵短髮明朝不是鏡中人次語與武夷山題句略同
數千里南北天涯余兩見公詩而詞意復有相似者
俯仰今昔感慨繫之

閩會城市肆所售有光餅一種形似北方之火燒然
薄而小餅之正中穿一孔初不解其穿孔之故亦未
知何以光名後聞為前明戚武毅公用兵時所製其
孔中貫以索一串數十枚懸士卒項間陣上随手取
以充飢因繼光為公諱故即用其一字以名餅此布

於公頗近褻然小物傳名千古矣

方正學語激文皇致殲十族人有議其迂而無當者予每讀明史至此亦覺未愜于懷及見方靈臯先生論正學文見解議論中正平易為之心折錄之以為知人論世之一助

道之不聞與粗知其大體而察之未精搯之未熟其遇死生患難之交未有不震於卒然而失其常度者也若正學方公之事吾惑焉國破君亡引劍自裁以無辱可也即不幸為邏者得閉口絕肱不

食而死可也何故咕咕於口舌之間以致沉先人之宗而枉及十族哉至王以周公自比使聖賢之徒當此必將曰王能為周公是某之上願也即不能一姓繼統與仇敵相兼者異王能外翼吾君之子而比於諸孫則海內悅服而高皇帝之靈實嘉賴之計不出此而以輔其子為言是置其君之子於鼎俎之上也燕王以盜賊之心百戰而得天下公誠望其取諸其懷而與之乎故公之任剗而自謂不屈者以聖賢之道衡之正所謂震于卒然而

失其常度耳抑公之事失於終而始猶無病也方
晉之東中原隔於強敵劉廣武即能建國北蕃以
奉晉朔於晉毫無加損而崎嶇暴人之間陷二親
於死亡此於道概乎其未有聞而稱之者無異議
甚矣其惑也夫廣武豈以是為利正學豈以是為
名哉而殺身不足以成仁此君子之篤行所以必
先之學問思辨也然則為廣武者宜奈何不能間
昧於晉則負耜而耕於野庶幾身可全而親可保
也

嘗於盤山天香寺僧舍見有松巖音道者草書山中
雜咏詩十首頗得隱逸風味謹記其七云碧湖堤外
帶方塘傍水人家蔭綠楊門掩藤蘿春寂寞園飛蝴蝶
菜花黃江荻青青江月黃起來中夜坐瀟湘侵晨
賣了魚沽酒寵辱無驚到網床雪後看山山更青尋
梅踏過冷泉亭幾家茆屋門重閉中有袁安卧未醒
青山綠樹杳難分忽斷中間是白雲欲買一椽深處
住不留名姓向人聞湖冷山光岸帶沙石扉茅屋野
人家短牆不解遮春色放出早梅開白花江上蘆花

和鴈飛虞山學道去依依月明出定蒲團夜知是龍
宮說法踈湖上今年逢故人情深應不笑家貧明朝
別後門還閉修竹千竿一老身

癸酉夏初過三河縣西郊小憇僧舍見壁間墨跡新
鮮題暮春一絕云欲挽春光不放歸一年能剩幾芳
菲黃鸝養就嬌情性罵得莼花逐處飛風調頗清逸
後未署名不知為何人之作

予向刻會勘封禁山紀事一冊持以贈人久矣恐單
薄數頁易致散失因再彙入茲集併將原本各評語

暨刻成後諸公題贈詩俱附篇末

雍正十二年甲寅春江西省有匪族潛處其黨羽
在浙江會城為府縣擒捕移咨江西盡獲醜類訊
供有夥在福建封禁山中蓋妄語也移查至閩制
府郝公以封禁山與崇安浦城二縣連界嚴飭府
縣會營查拏併差官密探而封禁山實寂寂無所
聞查此山之得名封禁者緣前明正統年間閩沙
縣土賊鄧茂七黨類分踞其地平定後立界封禁
耕漁樵牧概不許入至 本朝順治十六年雍正

六年查照前典復申禁立碑於四面山麓其山週
圍三百餘里面向江西之上饒廣豐背倚福建之
崇安浦城其在廣豐者十之五在上饒者十之三
在崇安者十之一二在浦城者未及一分崇浦兩
邑併無入山之路山口六處三在上饒三在廣豐
予自治崇以來聞封禁之名亦禁之而已至是始
遴選幹役帶畫工潛行細勘繪其圖形別其疆界
摺稟列憲奉制府委建寧太守姜公朝俊建寧協
鎮王公朝麟入山查緝一無見聞而其所經隘口

所見形勢與予繪圖不爽銖黍於是制府據詳移
覆浙督併即具摺入 告其事已矣少司農趙公

殿最

浙人也

奏稱封禁山界連三省地方深濶

易於藏奸宜闢土以治田伐木以利用且聞其中
可開銅礦更資鼓鑄蓋因山之中央地名銅塘而
土人訛傳以為有礦砂也奉 旨命江西委官會

同浙閩踏勘議

奏予與建協中營駐防浦城遊

戎韓

之桂

奉委前往時江省訂期會勘之文未到

予欲稍緩而韓抵崇促令即往遂偕其自崇起行

帶家人及胥役二十餘人韓率兵三四十人時當
六月初旬潯暑行深山中出崇之岑陽關入江西
界兩日而抵高洲其地即上饒遠畧一大村落有
巡檢守之江西之董是事者為予旂藉從兄均時
觀察廣饒九南而副之者九江司馬戴公肇名俱
未到有戴司馬家人一名在高洲候信見予二人
至飛馳回報予意欲候同勘且與兄手足濶別十
餘年借此一晤亦奇遇也韓遊戎急不停軌促入
山僱土人十餘名為引導且挑負米鹽自高洲行

三十里住范家坳係上饒地方即入山路口六處之一危巖怪石中茅屋六七家奇零勾土雜植芋靛等物其人多黑面深目如鬼形樹根蛇皮層疊如堆携帳房鑼鍋就山畔高平處宿焉次日黎明一望雲霧彌天至辰刻日漸朗會蓐食人各飲藥酒少許和雄黃塗耳竅鼻孔乃入禁山口發炮鳴鑼以長刀刈草循石隙行茫無徑路忽登峻嶺忽入深壑遇陡壁則循其巖間樹根石角攀踏而上遇溪流則隨其水中參差亂石跳沿而渡乘小肩

輿坐不暖輒下而步行一踞皆叢林密蒨惟松最
多大者可五六圍其餘雜樹每有各種攢簇駢生
合之可數十圍者草深過頂碍踞處以長刀劈開
方可着步而其下多濕穢難行蓋積年舊草萎而
復生重疊糜爛於其中也草劈處燃硫黃紙條擲
之以防虫蛇路旁倒折巨樹朽敗成泥層巒高下
之中間有石砌田塍荒殘零落形狀彷彿又有屋
基一二處有廳基廟基等稱廢砌餘磚僅可辨識
每片刻憩息傍密林坐平石隨處煮山泉啖菓餅

以充飢流連憑吊想見當年嶺上耕樵村中烟火
氣象今已三百年間成無人之境矣紆曲經行雖
非正路然土人猶能約略其徑指目其名者緣山
中多產草藥如柴胡土連澤瀉等物附近窮民往
往結伴帶短刃小鎗潛入採取夜則宿於大樹之
上其汎兵皆熟識知其無他意而不深問也是晚
宿處名餘平地高樹數層旁臨小溪清淺可愛數
寸之魚往來遊泳如織溪外空地寬長數畝稍平
坦石子如星羅碁布設帳房於其上随手取溪水

拾松枝以炊捕小魚烹之取榭枝又拱者四條挿地如床腿式再取大小枝橫豎排列於上設枕蓆而卧衆持刀斧伐樹傾刻山積置帳房旁數十步外縱火燒之光焰徹夜定更放炮數十百鳴金吹角巖壑震動次日由餘平地行山徑如前越數里峰巒叢集較前更為深險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蓋猶不足道也一二陡絕處萬難攀躋則以素能騰躍之壯兵役與土人帶布二疋徒手緣壁先登拖布于下予等腰纏其布兩手握布之兩邊脚

摸壁健丁提之縋而上焉自入山來着短衫扣小
帶束鞋襪如步卒然身輕足捷脫盡尋常官態亦
苦中一別趣也道中見草間有足痕頗大土人指
為熊跡晚宿銅塘為山之中鄧茂七賊黨首領昔
駐於此兀然一峰頂平如掌大可一畝許四顧全
山有諸峯羅列似兒孫之意山泉曲曲流石罅中
味甚清甘飲食卧具如前伐木燃火到此更為壯
觀鎗炮鑼聲高處發響更覺山鳴谷應水石間躍
出石鱗大如簋盤食之味美此物閩中上游頗多

然從未有如此之大者飯罷散步眺覽看明月出
亂峯層林間又一異樣蟾光靜徂無一毫暑氣兩
日山行絕不似炎天景候而至此尤寒涼逼體所
謂別有天地非人間乎次早下銅塘由別徑歸自
螺獅尾出禁山此路距山口稍近亦尚寬平可乘
小肩輿有長嶺一道約二十餘里嶺勢迤邐而下
右旁深壑萬丈左旁道中長松排立間有並列連
至數十株者似北方大踞之柳然意當年人力栽
植而成者也蒼古青翠可愛嶺外高峯有名冲天

蠟燭者孤根聳起下濶上尖亭亭豎立直挿雲表
形似武夷之玉女峯而危峻過之但秀爽不如耳
窮日之力急行出口沿路煮山泉沍冷飯食之與
兵役人夫雜坐於斷巖長松間疲倦之中有暢適
之致焉傍晚至螺獅尾出禁山猶在千巖萬壑中
山口窄徑如魚背拄杖輕沿而下韓遊戎憊甚神
氣忽昏亂臂有小紅點急覓草屋住歇飲以痧藥
併取礮片刮其臂至夜半稍愈天明漸爽如初矣
從此又行崎嶇山徑一日仍返高洲住舊寓居亭

主人則太學周生也設榻於其家園酌酒賞花頗有閑情雅趣回高洲後予兄觀察公與戴司馬尚無來信聞戴已丁憂上饒令陶公

士儂

遣札知會

予乃就陶公人寄書觀察兄而同韓走河口大路入分水關回崇安以所勘情形會詳督撫提三憲而予並詳兩司道府大意謂山中本無沃土舊田荒廢已久開墾難於為力山木雖多皆彎曲空朽不堪適用至銅礦有無不能辨識而細勘土色並無別樣形迹奉批候江西委員勘後移咨另檄行

知迨後聞予兄觀察公與上饒陶公廣信別駕許

公

天奇

廣豐令張公

天彝

同往勘烏其所見與予

等略同併援引前明廣信各處開礦故事皆虛耗國帑一無所得具詳江省督撫而撫軍以礦砂未

經勘寔移會閩省議

奏乃於八月內復奉檄飭

再令同韓往勘韓遂由浦城抵高洲予亦匆匆繼

往仍於周氏居亭聚首是時聞浙省委衢協葉公

應龍

亦到現寓廣信府而予兄觀察公亦延礦師

入山勘明言並無銅砂形影子乃同韓行至廣信

適觀察兄遣家人卞姓來廣信寄書於予囑令協
同陶公與韓葉二公會商仍照前議詳覆廣信太
守時方被論許別駕已赴南昌稟撫軍予乃與葉
韓各致札覆觀察兄遂各分手歸至十月內觀察
兄遣卞姓家人持會詳稿併文冊來崇會印留卞
姓住崇署另遣役赴浦城會韓印併由浦城赴衢
州會葉印其閩詳即交韓由塘遞而浙詳即交葉
遞焉兩江制府趙公據詳題覆而本內附陳禁
山固不可開但以數百里無人之境介兩省之間

其應否添兵於要隘處防守容另會議具 奏及

發部議覆復飭查議已屆雍正十三年秋末矣韓

是時保舉送部建協改鎮復委現署建鎮中營事

右營遊戎孟勇同子往因 鼎湖詔下延至十一

月杪方行蓋至此已三赴西江矣重出岑陽關復

抵高洲一路疎林黃葉寒氣侵人關內積雪不盈

寸關外則雪深尺許咫尺間居然兩省風氣兩年

來因此一事奔走碌碌道上口占有三度小臣勞

跋涉 兩朝聖主慎封疆之句孟遊戎先子至高

洲二日廣豐張公亦在焉孟以未經親勘無從致詞而張則謙謹相遜予乃直言此山與閩省無一線可通之路其入山六口盡在江省添兵防守應踈江省查議閩省未便越俎適值浙省移咨亦以添兵不必會議無容委官同勘為言予同孟遊戎歸稟各憲寢其事此後之如何議覆遂未與聞矣予兄觀察公此時已呈誤解組上饒陶公已奉行取此案同事之三省文武各員或一官而前後易其人或一人而始終未盡往其自起事以迄結案

官無更替行必親身者惟予一人獨歷其全云

附何秀才德綱

評 寓俗事亦雅叙苦境有樂以

瀟灑文人出膺吏治其所為簿書錢穀風塵鞅掌
無往而不有風流佳趣也

楊令尹必名

評 三遊封禁山乃先生一部史記

也天地之故率以勞人豈知即所以成人乎留此
一篇大文不虛此行矣香吏錦囊卓越刀筆筐篋
萬萬至其議事得體愷切明斷學問經濟合為一
原而珠璣錯落可敵柳記韓碑尤極文章之盛執

耳

德州宋太史

弼題後

周官山澤職虞衡命以厲

禁佐平成後人但識筦貨利披鑿往往失常經

國家提封隘萬里閩天疆畛連江紀噴坼蟠鬱盡

峰巒茲山封禁厥有以巖阻惟恐萌槎枿錙銖何

勞溷宸宸劉侯被命行山林刊山通道窮幽深

踐穿榛翳虎豹走攀援巉峭猿猱吟凌壑越澗人

跡絕時出潛鯉烹釜鬻懸厓結構遺踪在陵谷銷

沉三百載似聞戎寇莽曾伏豈有泥沙金可采願

平陷缺還清寧肯闢蠶叢集尤悔劉侯美政無儔
匹更有光華溢文筆并蜂辛螯胡自求君不見當
年鄧茂七

景州曹太學

昕

題後

荒境閔靈異披拂標竒觀

豈不念勞役所悅以為安茲山久封禁閩楚延踞
盤孽芽紀異代及此或流言不有明哲燭應慚林
壑顏三宿命徒侶幽峭窮躋攀薤草斷蛇蚶刊木
奔熊蟠凌緬懷道迫履危驗神完朽叢別佳樹亂
流鑒清源涼月抱孤峯高卧超塵寰憑虛愜靜理

浮冥揚文瀾一航越絕域真賞終莫諼淩谷有堙
夷名議不可刊慨彼同遊者無乃魂夢間

有朝浮淺時藝者云一書生作文方伸紙寫題忽見
一人長寸許儒冠儒服自硯過來憂鬱驚惶盥旋無
定問之不答作者遂亦不暇顧既落稿將繕清矣其
人乃大喜鼓掌笑跳而去以手挽之問其究係何如
人荅曰神也問何神曰題神問其來去憂喜之故曰
初見子以我為文恐將吸精挾髓不為我留餘地憂
甚竊來窺伺今子終篇未嘗有毫髮侵我是以喜極

而去也

曹麗天

听

景州舊家工詩古文辭出筆沉與幽折耐

人尋味築村居顏其門曰綺莊曲檻長廊花竹清艷
室中列圖史間雜以古玩皆蒼潤可愛足跡不入城
市予蒞任後數月方見之蓋知我非俗吏始憇然有
來也予亦時因公務過其村居茗椀爐香半晌相共
可洗塵氛予蒞景之明年新春署一聯於署前曰陽
和令序望四野民人鋤雨耕雲安本業文獻名邦願
一城子弟青燈黃卷繼先型越三載於遵化署中得

麗天寄懷詩有雲雨至今思野老風流自昔見先民
之句德州宋蒙泉太史為予作宦閩公牘序猶引用
此二語云

王搖青太史

廷鴻

吾

師慕廬公冢嗣也

師曾為

新鄭令後歷官臺諫卒於京卒後數年搖青過新鄭
憇南郊外之鳳臺寺寺臨洧水四圍樹木陰翳有感
舊集唐一絕云鄭縣亭子澗之濱綠樹重陰蓋四隣
村酒一壺歌一曲於今誰是拘花人情詞神韻宛若
天成

有沈生者浙西某府人書法端楷詩未入格亦頗具
天分語氣秀爽予為崇安令生寓武夷道院常往來
署中歷數月贈予詩有七子列名原自古一錢得譽
又從今之句又題予齋中一聯曰署當水秀山明地
吏本青燈黃卷人予念其窮途時加周恤臨行餽以
貲斧後屢至索求無已且頗欲干外事遂婉避之一
日又自武夷山起行已登舟矣道流多厚贐猶逗留
舟中不去寄予一稟有句云滿船明月無以為家予
用其語批覆之曰爾謂滿船明月無以為家我實兩

袖清風不堪持贈後遂去不知所終

臺灣龍涎產大雞籠海洋中其說不一或云風雨潮
汐羣龍交戲水上遺涎焉或云即鰈魚精液浮水面
凝為涎土番乘獨木舟取之以色白者為佳黑者次
之價昂不可多得予官臺北三年前後購四兩餘回
至內地為人索取大半及讀禮昧併補官 畿輔每
談及者輒求贈少許又時或出以救刀傷之人蓋刮
其碎末用唾津敷一切皮破痕可以止痛止血屢驗
不爽至云能治心痛併助精氣則未嘗試之其氣腥

人亥食月集 卷二
甚聞以沉檀磨汁和入即成龍涎香云

昔楊龜山先生以蔡京薦召為秘書郎累遷直龍圖閣史稱京客張翬言於京曰宗社危在旦夕宜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導帝心京問其人翬以楊時對京因薦之按翬閩縣人閩中至今相傳蔡京延翬為子弟師其子弟貴倨翬曰汝曹足力健否可善走耶弟子譙問其故曰天下事為爾翁壞盡矣旦夕亂且作賊來必先至爾家當速學捷足善走以為逃死計諸子奔告於京京果恐乃就翬問計翬勸其亟

引正人而亦未嘗遽告以龜山也龜山方為餘杭令
從遊甚衆京欲薦之問於翬翬曰得之矣遂以為薦
再考宋徽宗宣和元年京方為尚書左僕射使臣路
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帝遂
擢為秘書子按蔡京之薦在前允迪使還在後京蓋
怵於張翬之語而徽宗則因高麗之問也然京亦何
能知龜山即張翬亦未必遽能聳京以龜山薦則所
稱足健逃死之說良有以開其迷而落其膽也野史
之傳殆非虛云

水晶以閩之漳浦為佳而非產於浦也浦近粵東之饒平饒之山溪中多晶石土人乘雨後掇取之售於浦之工匠每長廣盈尺之石價僅百餘錢匠人於細雨初晴日色晶瑩時張新黃油雨傘審視之可以知其中之有無晶在併知其為何等晶然後剖而取之取出後相其形勢製為器物經數番匠役疊治而後成器所謂水晶者特晶中之一種耳晶其總名也有金晶銀晶茶晶此紫晶墨晶髮晶數種治器之匠無老少皆用眼鏡鑄製時凝神靜氣旁無敢笑語喧譁者

所製之物惟眼鏡帽頂鈕扣扇墜等類尚易為力此外如花瓶酒杯水中丞如意筆架印色盒各種皆非一時猝辦其雕鏤精巧者經半年數月而始竣價亦甚昂髮晶一種尤難得予向有瓊連環一外層為銀晶內則絲縷條條黑色如漆光潤澄潔纖毫不亂珍藏數載癸丑夏崇安令任內建寧郡守有代庖者知而強索以去至今不忘

宋鄭虎臣監押賈似道赴循州貶所誅之於漳州木棉菴予辛酉夏過其地讀菴前二碑錄誌之是年秋

署篆福安閱邑乘乃知其為邑之柏柱鄉人

字廷瀚

當似道誅後陳宜中黨似道殺虎臣而籍沒其家所
沒之田至明萬歷十八年始丈量勻攤於本里輸課
今賦役全書猶載焉又嘗於子陵釣臺之南見有處
士謝翱墓翱字臯羽傳於載籍然未詳其里居抵福
邑後聞其鄉有稀髮祠祀稀髮處士即先生也先生
為邑之穆洋人徙居浦城弱冠試不第遊漳泉會文
天祥開府杖策詣之署為諮事叅軍及文丞相死遂
徘徊山澤長歌不返懷賢憤世遍歷名山大川所至

輒長歌痛哭托興遠遊以稀髮自命卒後依子陵臺
以葬所著有許劍錄續離騷諸書邑人尚有藏其集
者予於二公旣見之史傳復過其遺跡而其鄉井又
於一時並遇之亦一快事福邑山水幽秀節義文學
代不乏人南宋朝惟二公為尤著其在唐開元天寶
間有薛令之者舉進士官左補闕兼太子侍講會李
林甫不愜於太子故東宮官冷落不遷令之感慨時
事題詩壁上有祇可謀朝夕何由度歲寒之句蓋因
楊國忠為相而言玄宗幸東宮續以短句結云若嫌

松柏寒任逐桑榆暖因謝病歸肅宗即位思東宮舊德召之已逝矣嘉嘆其廉勅其鄉曰廉村水曰廉溪至今仍以此名學者稱為明月先生邑中舊有三賢祠以先生與鄭廷瀚謝臯羽並祀傾廢已久予謀於紳士欲重修之議已成矣而以代庖數月即去未果也

宋葉李為賈似道貶斥其後自漳州放還適似道貶循州遇於泉州之洛陽橋李賦古樂府贈之云予踈路君來路天理昭昭胡不悟公田闢會竟何如仔細

思量真自誤雷州戶崖州戶人生會有相逢處客中
邂逅欠蒸羊聊贈一篇長短句此詩膾炙人口久矣
後見李倅侗先生有吊鄭虎臣樂府云多寶閣中歡
不足木棉菴前新鬼哭裂膚拉脇安足問天下蒼生
已無肉君王不誅監押誅父仇國憤一時攄監押死
死不滅元城使者空嘔血詞意佳妙似猶在葉詩之
上

粵東程鄉縣以程氏里居而得名也五代時有程啟
者家貧力學行誼甚高里人有不平事輒質成於啟

風俗為之淳美號所居之里曰程鄉因以名縣今改
縣為直隸嘉應州按各省州縣之改直隸州者地名
皆仍其舊而惟此則易以新名所以易之者必有其
故然改之高風不慮其淹沒耶其所產繭紬仍以程
鄉名近日京師購程鄉繭價值昂於上等緞疋而佳
者將倍之質高名重四方寶貴猶可為改不朽之一
助云

漢壽亭侯秉燭達旦世俗艷稱又傳侯辭曹一表俗
儒多以之彙入古文選本明張錢二公各有辯談理

既正行文亦佳錄以正誤

漢壽亭侯秉燭達旦辯

張重華

昔潘氏稱秉燭達旦為雲長之大節噫此小之乎
睹雲長者哉夫雲長之於先主也義為君臣恩同
手足則視先主后其尊國母也其親卽嫂也賣倫
亂常鄉黨自好者猶且羞之雲長何如人哉蓋千
古烈傑也豈曹瞞所能輟轡哉此在雲長睹之特
其小節耳秉燭達旦乃所以破奸夫之胆而示吾
之不可籠絡其凜凜節氣胡待一燭之光而後照

哉故曰潘氏之論名為大雲長而實則小雲長矣
然則公之大節也何居曰生死不負先主終始欲
為漢臣此所謂雲長之大節也

漢壽亭侯辭曹拜書辯

錢謙益

關侯本傳云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操
語左右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俗說遂云操與張
遼諸將追餞中途內府雜劇遂云三請雲長不下
馬將刀挑起絳紅袍妄誕極矣世俗又傳侯辭曹
書云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日在天之上普照

萬方心在人之內以表丹誠丹誠者信義也某昔
有言主存則歸主亡則輔新受曹公之寵顧久蒙
劉主之恩光丞相新恩劉主舊義恩有所報義無
可斷今主之音某幸已知望形立見覓跡求功刺
顏良於白馬誅文醜於南陂丞相厚恩滿有所報
每留所賜之物盡在府庫緘封伏望台慈俯垂照
鑒竊觀此書所云主亡則輔主存則歸此則以存
亡易心侯豈肯為是言乎況侯嘗云吾受劉將軍
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今言主亡則輔此為背

劉乎不背劉乎未又云誅文醜於南陂此乃流俗
諛聞不讀史傳之人假托為之斷無疑者何近世
名儒有曰天日人心道理卓犖非雲長不能為此
言豈不謬哉

宋丁謂貶崖州有刺桐花詩云聞得鄉人說刺桐花
如後發始年豐我今至此憂民切只愛青青不愛紅
予向不知刺桐為何花後至泉州閱府誌有云刺桐
花先葉後花則五穀豐予在泉未久亦未見也及渡
臺始見之而彰化為尤多縣署之東排列如屏障其

樹高可丈餘廣有合抱者葉似桐而枝幹多刺花開於二三月間殷紅色將落始生葉時有鳥飛集於上名桐花鳳又頰桐一種高不過數尺屬草本葉亦似桐花之紅更明艷一穗數十朶五月盛放至冬弗止菊花開至冬初者亦少惟臺灣則臘底新正尤盛秋間各色俱備至此時僅有紫紅二種皆大朶濩瓣名猷歲菊新歲庭齋中與水仙並列亦異事也又荷花亦間有開於冬春者至桃花則仲冬前後盡放矣臺灣土番夫婦配合曰牽手其已娶者名暹未娶者

名麻達女之未嫁者名麻里氏女年及笄居小寮任
擇配麻達夜以口琴鼻簫挑之意悅野合告父母成
牽手焉夫婦反目離異曰放手男棄其婦必婦嫁而
後再娶婦棄其男必男娶而後別嫁違則罰穀若干
石或牛若干隻男已成暹者姦人婦女有禁麻達則
不忌也

孟子曰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可謂洞鑒千古人情
而鄉曲市井之小人尤易顯露予久為親民吏每聽
訟持此觀人百不失一然公庭對簿之下其人皆案

內有名猶有所依據而辨之若毫無因緣懸空察識而得者惟丁卯夏初景州任內有姑媳孀婦只一幼子受傷死於道旁荒村井中據控往驗頭顱致命二傷身著破小衫褲據屍母供是日有同村幼童數人偕其往別村觀劇至夜各童俱歸而其子未歸其出門時仍着有新白布大衫一件衫之內襟一幅短寸許想係此衫被人劫奪傷命等情當即一面差役於附近質庫中起出布衫經屍母認係原物一面按名喚到諸幼童訊問皆稱弱惜昧語不可盡辨其中一

王姓童年稍長涕泣惶恐似有不敢言之隱再三婉
誘終無一語而情態可憫飭差押候另訊時兩旁聚
觀鄉民甚多內有一人約十六七歲兩目橫暴轉旋
無定雜稠人中窺聽良久予早心異之及此童甫退
下伊遽握其手為撫慰之狀予猶以為必其親屬也
呼問之姓梁名臘月兒與前童子隣村居並非族親
訊以前事曰毫無知聞亦飭差併押候本晚傳集其
連村一帶居民各照十甲煙戶牌依次查點旁有一
壯夫候點者短衣繫腰帶目睛滾滾兩手時刻對握

互擦情狀大異點至其名乃知即臘月兒父也詢其
何業以耕農對予詰其非真農人該鄉保乃言伊向
為屠今雖耕種而屠宰猶間一為之予乃密飭幹役
至其家取出屠刀數把其一新經水沙磋洗而血痕
隱隱猶在又頂尖刃上有短髮數莖長不滿二分細
貼實粘視之若無有蓋屍髮係新剃故短甚即拔取
屍髮一二根比對適相合也嚴訊再三仍不認遂加
以刑復喚王姓童至威嚇之則供臘月兒曾於演劇
臺前強索死者錢數十文許以當場即還及傍晚歸

求還不應死者一路哭罵至荒村井前距臘月兒家只半里距死者家尚一里餘臘月兒給以回家取錢令其在井邊稍候此時諸童俱先歸惟小人尚與死者相伴稍刻天已暮臘月兒來遙呼小人近前令速去併囑莫向人出一語違則必置之死小人素畏其父子且見其腰中橫懸一刀遂疾馳去其後如何與死者爭論殺傷不得而知死者在井邊時肩上曾搭有白布大衫等語蓋此時王姓童子目擊臘月兒現在受刑已化其平昔畏懼之心而又見刑法可畏遂

爾直言無隱臘月兒親聽其口証鑿鑿亦不復再辨
即將用刀砍傷推落入井持其布衫於次早典當當
票現在家中某處等情一一供吐立即起獲當票具
文詳報審擬定案秋審後以情實正法其父係事後
知情亦照例治罪此案若非當場留意設法查究則
時久事緩消息難覓罪人將致漏網然其所以察詢
之故皆於其父子目中神氣得之眸子不能掩其惡
信然哉

遵化州為外藩孔道地頗寬廣人居稠密然皆商賈

市肆旌節往來無可假館予即舊僧舍修治之儼然
一皇華盛地也曾勒碑以誌茲錄其文於後

余蒞遵之明年戊辰奉檄建義倉并飭查荒廢祠
宇可因便以省費者擇有城內西南隅拈花菴缺
殘已久遂改為之鳩工庀材將告竣辛未冬又奉
有移倉郭外之檄菴中遺像已別置他所未便復
仍况頽唐老屋業有更新之制可勿為之砥厥工
以適於用乎爰思郡治為邊關孔道使節經臨
無一椽可棲乃即菴之正室三楹擴其前厦增以

扶闌旁為精舍東西起配室大小數間前為二門
又前砌花牆為駝大門併兩耳室存其舊畧為補
治庭前襍蒔卉木蔥蘢芬芳怡人心目紅葯當堦
翻尤可愛也前後經營幾兩載余捐俸以為費而
董其事者則吏目金君懿德一切相度布置與有
力焉落成後稟達各憲咸以為可批發立案余乃
易其稱為南池別館南池者斯地之土名也顏於
庭之額曰停驂茲復為勒諸石以紀其大畧從此
星軺往來適館有備而山城風景亦稍增其色矣

若夫時加修葺俾永厥圖是所望於後之君子

予崇安同城遊戎馬某出口喜為文人語時有安插外省流民一案奉憲飭令文武協辦彼具稟各憲持其稟詞赴予署面付閱予方接稟在手彼即指其稟曰我用有古書二語在內君以為何如予視之其中有卑職嘗讀古人書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予曰此即古書耶彼曰然又曰此書君當知之予微笑曰此頗知之彼猶忻然有自矜之色

臺灣富室少年有援例新選郡司馬者衣裳僕從甚

都遍謁郡城文武諸當事頗自矜誇一日衆官宴聚
談及其人臺鎮章公曰彼亦曾至我處頗有賣弄之
意座間有曰彼於大人前如此可謂班門弄斧矣章
從容言曰我這門兒他也難搬衆皆匿笑又章新喪
幼子其時年已花甲屬下將弁入署稟安章泣語曰
我之此子即古人所謂老萊子也諸將弁亦皆未解
出而述之聞者絕倒

蘓頴濱上韓太尉書有曰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
見古之豪傑予少時讀其文而壯之後每過江望黃

天蕩波濤洶湧氣色蒼茫輒思當年韓蘄王與金人
戰於江中故事胸次唉間躍躍欲吐而筆力淺薄不
能成句癸酉嘉平偶於都門見烏程張雪子太史映
斗新鐫秋水齋集中有黃天蕩一首錄之以抒予未
寫之懷其詩云趙家汴闕成榛莽金人又逐吳山想
一夜江濤捲北風茄聲吹斷黃天蕩何人颯沓開江
雲轅門卧虎韓將軍將軍忠義冠劉岳手提河漢盤
崑崙孤軍扼險橫江浦鯨魚跳跋天人舞夫人城上
鼓如雷太子軍中色如土玉帶紅袍映日暎忽然伏

發金山根騰身墜馬僵且走膽裂不信頭顱存將軍
為虎敵為鼠稽首哀號帖隻耳冲天穴地而無能一
聽征鏑一回死長江勢濶稀防頓江上烏聲報宵遯
要歸二帝復中原片語空懸千古恨豈謂天存北國
雄事機一去隨飄風從茲懲創避天塹南渡要是斬
王功時平巨浸生洲渚弔古蒼茫我聊爾正值西湖
桂子秋騎驢羨作閒居士

吾家舊藏沈石田先生墨山水一軸蒼秀有遠神題
句書法亦名筆也 先君携之袁浦為友人取去其

題畫詩曰梅花菴主是吾師墨意毫踪一一奇此紙
拾他餘馥去淡烟疎樹曉離離

臺灣曰重洋以有澎湖在其中也廈門至澎湖水程
七更澎湖至鹿耳門水程五更一更約六十里往來
舡隻以澎湖為關津如遇風正則越澎湖而過為透
洋凡渡海者登舟後泊於內港待風而後放洋自廈
門港登舟赴臺灣出大嶼門自臺郡西關登舟回廈
門出鹿耳門皆為放洋大嶼兩面山嶺迴抱中通一
徑鹿耳有沙洲二道曲斜相對形如鹿耳此兩邊內

港外洋出入之門戶也故俱謂之門舡未出港雖亦在汪洋浩瀚中然水勢平穩心目如常一出港後則起伏動蕩時刻有上聳下墜之勢頭目眩暈心神攪亂嘔吐至於空腸胃而出予嘗謂臺地宦遊別無苦况惟來往航海為可畏航海者能置性命於度外亦無可畏惟眩暈嘔吐為難當耳

臺灣禽鳥之異在北路所習見者有曰長尾三娘翠羽朱喙尾長尺許形類練雀而稍大又有五鳴雞一種土名五更雞大如鸛鶉項下有黑白文彷彿太極

圖形狀每漏下一鼓即鳴數聲土番呼為標標以其音相似也最貴者曰倒掛鳥翎羽鮮明紅綠相間尖喙如鉤足短爪長繫於架上終日倒掛夜睡亦然予彰化署中曾蓄其一歷數月忽斃斃後仍倒掛其種來自呂宋呂宋為臺北近地他處不多見

人之以客他鄉者歸近故里覺風景人物無一不親切可喜若自海外返棹歷近岬之境界其喜猶甚於故鄉也予臺灣駛舟過澎湖後即望白水遠見水有白色遂覺胸懷稍舒及過白水則望飛鳥定睛仰視

見空中數鳥飛翔欣幸如遇故人未幾而山頭在望
矣始而遙瞻其形似繼而漸覩其峰巒幸彼岸之不
遠覺生機之頓開種種情況非身歷者不知也

古銅真膺難辨其售之市肆中者不待言矣即富貴
家所傳留亦多不可考予於畿輔任內兩有所見
皆千年以上之物景州高塔相傳建自北魏元至大
年間重修其實頂銅色於天晴日朗時仰視之青綠
深翠光懸數十丈上若置之明窓靜室中其精彩不
知又當何如也豐潤為遵化州屬邑予初蒞遵閱豐

邑誌有古鼎圖載其為掘土所得貯之學宮已數百年矣予行部至豐取視之其鼎高一尺二寸餘濶尺有六寸耳旁出高三寸腹至足七寸牛首三足周圍作雲雷文重五十觔腹中有銘似漢篆銘四十一字經前人辨出併載於圖其文云惟甲午八月丙寅帝若考古肇作宋器審象作牛鼎格於太室從用享億寧神休惟帝時寶萬世其永賴鼎之銅質稍麤又久為塵土烟灰所障樊似無寶光然堅厚蒼渾居然古器乃有目共覩者

景州車儀尊

汝較

登康熙己卯賢書以蘆鹽巨商張

霖之二子是科同售榜下譁然為臺臣論奏奉 詔

覆試車時在髫年惶懼不能成文遂被黜仍以諸生
應試至雍正甲辰中副車二十餘年內閉戶讀書銘
其室曰龍門久躍名虛負蟾窟重香志始伸至副薦
後又戲為之句曰多年舊句紗方罩廿載餘羞今半
消

少時過淮安之歸仁堤時屆深秋夜宿茅店門臨巨
津見岸旁衰柳殘夢中小艇出入燈光閃閃次日黎

明由堤外行霜華滿地至一長橋橋畔孤村酒帘搖
曳因憶先岳張公詩有云石橋露白朝沽酒蘆荈燈
紅夜捕魚宛如道我眼前景致也又近年以公事寓
保定之新安縣主於一舊紳家空齋幽靜春雨連宵
一日晨起家僮持杏蕊插小瓶中供几上清况怡人
偶觸陸放翁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之
句頓覺前人筆墨風趣一時印入心目間矣

豐潤縣還鄉河即溇水又名唐水其稱還鄉者以水
向西流有迴轉之勢也宋徽宗北狩過此嘆曰

還鄉仍渡此河又題詩云沙巖寺裏樹蒼蒼塔勢峻
增大道旁北狩鑾輿仍出塞西流漚水自還鄉看花
古驛愁春雨立馬危橋泣曉霜五國城中寒月白魂
歸良嶽總荒涼

綵樓傳奇趕齋一齣木蘭寺僧飯後擊鐘以避呂蒙
正此唐王播事也播少孤貧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齋
粥僧厭之飯後擊鐘播題其壁云上堂已了各西東
慚愧闍黎飯後鐘後為揚州刺史訪舊處見前詩仍
在僧籠以碧紗乃續題云二十年前塵撲面而今始

得碧紗籠木蘭院在揚州惠照寺蒙正洛人也洛陽
無木蘭院再按蒙正妻宋氏為度支判官宋沆之姑
沆於淳化年間伏閣奏疏詞意狂率帝怒坐貶株及
蒙正以同平章事罷為吏部尚書今傳奇以為劉丞
相婿絕無考據

宿州秦挹溪

士望

雍正癸丑甲寅年間至閩與予同

為建寧屬縣令後調臺灣彰化縣俸滿予即繼之時
臺郡尚有新舊官協辦半年之例聯銜共事者兩月
而挹溪偶以公事罣悞羈滯於彰日久海外聚首又

將一載文酒之歡忘情形骸外及其開復仍留閩補
連城令予時先後為福州郡丞永春州牧猶常相見
也迨予丁艱將歸暫寓會城挹溪適以公事至過予
寓舍秋風寒夜冷兩孤燈縱談至曉予賦詩誌別有
此生未卜何由見珍重客窓一夜談之句予去後挹
溪調福安令福安向為予代庖之地其城外有天馬
山山巔有亭亭外巨松環繞濤聲震動予曾刻一聯
於柱曰一林松響千層浪四面山圍萬幅屏挹溪下
車後見此聯粉墨已舊為予重新之數千里寄書相

告益增我暮雲春樹何日重逢之感乾隆辛未於邸
抄中見其丁內艱癸酉初冬服闋赴部就近訪予於
遵化住署中十餘日退食之暇抵燈對酒相與話閩
中舊事萬里天涯十年故人相逢如夢挹溪喜為詩
出其近稿示予有水中山雁字十首題難而篇數極多
頗不易工詩有云平鋪白練揮瓠管亂灑濤笈逗水
雲又云一派雲烟天搆出十分文藻浪翻開亦見其
精心刻意矣

永春州一都等處山高水清林壑幽秀子行部所至

覺此身如在畫圖中但其地方險遠民情獷悍官至
其處必稍整儀衛開導而往隸役等堅循舊規不變
予笑曰此即花間喝導也戲成一詩云輿窓開盡放
雙睛幽壑竒巖巧湊成折斷羊腸無路轉盤空鳥道
有人行峯排樹色層層秀石激泉音處處清甯是山
靈應笑我穿林呼喝一聲聲

昔官臺灣家山萬里遠阻重洋每遇演劇聽旅店認
子齣曲云念鄙人是河南開封府學一秀才又曠野
竒逢齣曲云家住在汴梁城鼓樓街入耳之下不覺

鄉思頓起感傷欲淚蓋開封為原籍本郡而鼓樓街則族親居處地也及回內地聽之便覺平淡矣於此見海外遠人心情之異

明米脂令邊長白

大綬

掘闖賊李自成祖父墳向見

之傳奇固多附會即

先伯觀察公在園雜誌所載

邊桂巖別駕叙述之語論者亦多謂非真蓋桂巖為

長白遠族且未嘗居同里故知之未悉也癸酉冬任

邱邊識珍孝廉

中寶

補遵化學正詢其家世為長白

侄曾孫因出長白自著虎口餘生一冊閱之乃得其

寔冊中先載塘報二稿詳掘墳始末所謂虎口餘生者乃掘墳後一切情事也塘報第一稿畧云竊流寇李自成籍隸米脂在職所轄境內茲訪得賊祖李海父李守忠墳墓並在本縣城西二百里外相傳營葬時曾有異人為之指畫以為三世後當得極貴今者其言將驗但地利固有明証而天理不容終泯今若發其塚剖其棺灰其骸斷其龍脉則賊之滅亡可立待也又訪得本縣民人李誠係賊同里曾為賊祖賁勸葬事若得其人導引則賊墓可以物色而得茲有

貢生艾詔為人老成持重尋訪李誠便可托伊前往
但職未敢擅便伏乞制臺俞允俾得便宜行事庶幾
闖賊可破而國恥立雪矣崇禎十四年十二月初五
日塘報奉陝西總督軍門汪諱喬年手札讀來諭足
見門下報國熱腸第須體訪的確莫使波及無辜庶
天理順而人功亦易成也他日平賊當以門下之功
為首此覆第二稿畧云職自正月初二日奉制臺密
札隨喚貢生艾詔面諭機宜尋訪李誠去訖至初八
日艾詔同李誠來見據李誠稱伊曾為賊祖營葬今

為時已久不記其葬處但當日開土得三空穴內有
黑碗一枚因填其二穴用一穴以葬仍以黑碗點燈
置墓內今但伐有黑碗者即賊祖也職隨喚練總黑
光正堡長官王道正率領箭手三十名鄉夫六十名
即刻起身入山一晝夜行二百里始到其地名三峯
子時遇大雪深二尺餘山路陡滑馬不能進職下馬
步行五六里至其山鳥道崎嶇久絕人踪旋開道攀
緣而上又一里許見窑舍十餘處墻垣尚存即闖賊
庄村再過一山則其墓也四面山勢環抱氣槩雄奇

林木叢雜不下千餘大小墓二十三座伐五六塚其骨皆血色油潤不似遠年枯朽皆無黑碗踪跡值晚難以下山遂坐賊窟中向火至天明再掘數塚而黑碗見即李海也骨黑如墨額生白毛六七寸許其左側稍下一塚是李守忠墓墓頂長榆樹一株其粗如臂用斧斬之榆斷墓開中盤白蛇一條長一尺二寸頭角嶄然隨取裝入黑光正順袋中伐其骨骸凡骨節間皆綠如銅青生黃毛五六寸許其餘骨骸有毛者七八塚盡數伐掘聚火燒化大小林木千餘株

悉行砍伐斷其山脉賊墓已破賊勢當自敗矣其黑
碗白蛇呈驗軍門崇禎十五年正月十四日塘報再
奉摠制汪公札云接來札知闖墓已伐可以制賊死
命他日成功定首叙以酬草覆其虎口餘生記畧云
余自壬午春伐賊墓米人沟沟謂禍且不測余曰如
賊果修怨余一身當之定不爾累衆皆疑信不一而
艾朝棟高映元等數人為賊姻黨聞賊行牌至西安
有四月十九日起馬入秦之語遂羣謀俟賊到時執
余暨艾詔黑光正等獻賊逆謀呶呶有據余欲申聞

撫臺而其巡捕常昌運與高映元有故恐其燠援中阻遂稟張按臺不意黨人在勢要門牆早為先容竟至沉擱值新按金公至為余同鄉逆黨陰不自安共謀去余會部咨甄別賢否撫臺列余薦剡按臺又欲會疏題陞城堡廳黨人益惴惴懼值十六年大計伊探訪余官評稱最其恨愈深遂捏造款單極力傾陷然終未能大害止蒙降處報到之日米人老幼涕泣嗟余之去而余一家慰快謂得脫苦海遠仇讐也撫按皆慰留候題余力辭解任出疆之日不能為行李

時長兄順為山西澤州守因赴澤是為歲之七月初旬至十月六日而闖賊破潼關旋陷西安州縣皆望風投獻余十一月自澤歸里捫指逾歲賊鋒已逼晉東會真定叛卒殺撫臺迎賊固關失守三路犯神京遠邇震恐父兄親戚咸為余憂勸遁跡以避余曰一身可隱其如八口何即妻孥可捐孀母何賴萬一蒙難我何以見先人於地下也况我邊氏子姓多人寧忍全一己之生貽舉族之害乎吾原為朝廷滅賊計今為社稷先有餘榮矣何以避為遂力違衆意三月

廿一日驍傳都城已破萬乘狗國余聞之北向慟哭
再拜成服杜門謝客以聽天命越四月廿八日聞人
言嘖嘖賊犯山海敗潰西走余聚親契諸生謝銘石
等密謀欲興義師中路邀賊以雪國忿擬次月朔舉
義旗而次日賊之緹騎到矣先數騎進城持令箭詭
言覓公館實覘余之居處也余窺知有變挺身待之
頃有胥役二人傳偽縣令曹懷玉票執余余徃見偽
令令將余付賊使白姓吳姓者二賊云萬歲取你做
官無恐也余隨之行入堂第大任宅老幼驚避賊坐

索飲食無應者不勝怒肆行砍毀搜掠執一僕為之
供應偽官又遣人來供奉並絆余不使離寸步內外
不通一信傍午余長兄來視余始知母妻家口盡下
獄一門叔侄弟兄俱被執閤邑父老討保長兄始得
來一面余聞之五內如割相對不交一言即與兄永
訣矣謝生銘石來探余耳語曰聞賊已敗追兵且至
兄但行毋為賊屈我將謀有以脫兄者余領之初一
日執余西行衆為備一蹇衛僮僕散迓覓一市徒相
隨邑人觀者塞巷皆為唏噓是日至肅寧二日至安

平三日至無極大雨賊衆悉披雨具余露身淋漓行三十餘里次日至真定入城賊衆喧傳大駕將至時賊黨滿街衢見余咸擲榆曰是伐墓人耶帶余見偽帥馬姓入其二門一賊衣藍紗者詢伐墳始末入後堂稟偽帥訖傳言且出遂同吳賊至其家宿至次日初五甫出即有賊來傳馬帥出城發兵候駕吳賊遂帶余往見及出城見賊兵自北而南塵土蔽天然皆老幼參差狼狽伶仃十賊中夾帶婦女三四輩全無紀律余見之不勝忿懣如此鼠輩而所向無堅城致

萬乘屈沉真可痛哭流涕也恨余被執不能殺賊見其滅亡耳立數刻吳姓復同一任姓者押余入城至督府前候一二時偽帥不返倏傳曰駕至矣不進城在開帝廟吃中伙即行二賊又帶余出城至廟外此時隨余縣役四人止存一王姓者餘暨持驢人俱亡余自不見闖賊決無生理盡以後事囑王役託其傳與家人須臾賊衆起身去偽帥傳諭帶余西行是日至獲鹿之上安次日出固關值闖賊以百姓塞井故方殺人死者委積又將賊卒之不帶弓箭者盡砍斷

左手血肉淋漓慘不可言是時押余者三人任姓者偕縣役王姓遁去遺一馬余乘之同吳陳二賊出關見闖賊下馬陳賊欲稟知吳賊搖手而過使是時一言余粉齏矣初七日過平定州西賊中傳言追兵至核苑園已抵關下調後營人馬却回防關二賊復押余回住平定東關外候偽旨至初十日傍晚始傳止調精兵防關其緇重先行此時闖賊已先赴太原矣吳賊同一賊僅押余馬步共八九十人行一夜天明至壽陽南關搜米覓水炊飯食訖余卧而假寐吳賊

出少時其賊僮來促余曰起起牽馬行至南街路西
一小門呼余入則吳賊在其內命余拴馬卸行李伊
入室仰卧酣睡其僮亦上樓卧余亦假寐許久不醒
聞馬卧余呵之不起出鞭之凡再三賊堅卧弗覺余
遂出門北行迎一賊衣黃者問汝尋得水否余詭曰
南頭無水余復北尋耳疾趨至舊店入門見三賊方
束裝謂余曰汝已行何復返余應曰來取水具耳進
其後房院有一門外即壽陽城下河中無水余跳下
循城北行復上東岍踰墻入室房內四顧不可蔽復

喻垣出北走遇二鄉民持挺蓋搶營者詢余何來余
說云亦搜物者舍之而南余北走不百步許聞後面
喊聲意追者至停步伺之則四五僮父各執鎗棒圍
余曰汝從賊來耶余應曰我逃難耳索財物余曰赤
身財於何藏盡上下衣與之換破衣二件僅蔽體遂
東北行時方午慮為賊所跡潛身山半土窟中比至
晚賊騎來者六七次皆未獲見月出甚高余始敢出
穴不辯東西視月所向攀緣上下徑墟墓澗澤中磷
光螢焰殊非人境至曉逢行路者問所向余曰逃難

回鄉再問為何許人余詭曰保定諸生為賊所掠其
人憐之指從此東北有方山寺可以棲身余謝之行
凡三十餘里遂投僧寮住六日始東行僧衆各贈余
錢數十作路費由山僻小徑詢路而行饑則丐食晚
宿山廟凡經由土寇之叢數處余亦作丐形無阻撓
者但聞固關娘子關俱賊兵把守不敢過遇荷簣者
三人識小路隨之入流黃口萬山險絕猿獠所經林
木翳天日遇陡絕處頂踵相磨上天入淵凡數十折
始履平地渡井陘大河六七道涉漳沱念余西行時

自尔不返茲復生還不勝感愴踰真定與余同行者
二人尔路向新樂余循舊路而東至肅寧折而北至
西柳村問路鄉人詢姓氏知族弟璽在其外父王氏
宅傳語來見相對淒其畱余宿更余丐服黎明聞炮
聲震天乃土賊為亂闔鄉戒嚴傍午始息偕余一蹇
僕送至王家庄胡宅為妹丈太學生永清其尊人舊
河南太守龍江公暨其長公劍原在門見余來驚喜
交集相持啼噓入見二妹不勝慟悼次日遣人報信
至縣老母專三僕来接傍晚到縣途逢猛雨冒行抵

舍親戚族衆慰勞者塞戶謁老母悲慟欲絕真再生
相見猶疑夢寐也是為五月廿九日計被執時正滿
一月嗚呼是役也始則入虎穴探虎子繼則履虎尾
捋虎鬚蓋幾不免於虎口矣乃卒不受其啗以脫於
難吁豈非天哉顧闖賊雖滅明社已墟為臣子者僅
區區自全其生曾不能出一籌半策以救勝國之滅
亡所不能不疾首而痛心也然彼闖賊糜爛我人民
蹂躪我疆土勝國挫衄之餘不能一矢相加賴本
朝震疊之威靈使梟獍之徒不遺噍類吾知先明十

四帝之靈必有含笑於地下者茲綬奉部檄謁選來
京行將戮力興朝以圖報効故歷叙伐塚駮田以
及被執脫難始末勒為一冊庶俾後之君子得以論
世知人以憫其志而悲其遇云爾順治元年仲秋既
望原任米脂令任邱邊大綬識於長安僧舍邊後為
本朝太原知府

姪永鑑明之叅訂

姪孫若淮校字